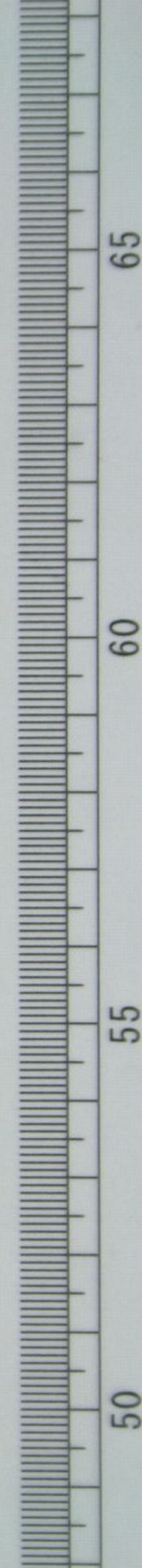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30



龍威秘書四集

晉唐小說暢觀

第七册

幻異志

孫 頤

靈應傳

孫 頤

才鬼記

鄭 蕡

龍威秘書四集 第七册目

全

大酉山房

010190606878

幻異志

板橋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姓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甲申，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

唐孫願撰
文庫



幻異志

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
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
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
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率若動物之聲偶然隙中窺之
卽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
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六六七寸置於竈前含
水喫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
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受於木人
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

又安置小磨子碾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卽取麵
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
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遂辭開門
而去卽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
一時踏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
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
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
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
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

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
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
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
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
主人者留待他賓卽取已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
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
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卽立變爲驢甚壯健季
和卽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
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常阻失日行百里
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
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
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
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
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
卽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
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

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
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
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
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觀
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嘗梁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
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窄橋門
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
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
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
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欵指貴達之門甚多少
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調貓兒鸚鵡

則天時調貓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逼示百
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齧殺鸚鵡以餐之
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紙衣師

大歷中有一僧稱為苦行不衣繒絮布純之類常衣紙
衣時人呼爲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

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益禁中金佛事
發召京兆府決殺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
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
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
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
像常現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
負米麩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

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僮至千人少
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
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歷十四年
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
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
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曰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
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僮子具云僧輩以

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

大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瓦碗閭閻敬奉殆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初自忘痛尋以致殂也中間僧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鍊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蓋小人用道欺天殘

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錄之

水銀剪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糴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問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揉於銚中剪之遂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殷七子

屈重彥者說某爲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哭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九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婦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挪成鹽又冬中以水乳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懽某有一藝概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同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諸國

五部法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狀役鬼神之神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絲結壇立草人於土禁呪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

塵云是魑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
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尚儻捨之卽自逾境不敢近於
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臥以鞭驅
約草人入瓮中呦呦有聲緘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
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卽日差經五
載劉漢宏兵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
物遂掘之打瓮破見雉突然飛出立於桑杪奮迅羽毛
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紙人戲劇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衙推者居于齊豐多術數在親知
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衆知其多能主人曰
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標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
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傞傞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
聲卽住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
人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
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

術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成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
夜會客與劇飲僧假禪襦巾帽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
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
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廻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良久
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
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于地血及數尺戍將
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
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于柱無血身
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

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
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關留之僧因
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袈裟簪頃亦不見來日
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
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
胡名媚兒所爲怪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日獲
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愛半升表裏烘明如

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于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自恃官物，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

有頃漸不見，媚兒卽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

侯適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于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

公異志
從下車陳設酒餽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未適
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甚恚但引滿啖炙
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
盡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
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
適家日貧後十餘年卻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老翁攜所
將之妾遊行儂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
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畫琵琶

有書生欲遊吳地道經江西因風阻泊舟間步入林過
一僧院僧已他出房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攻
畫遂把筆于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風
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
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爲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
書生往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
非一心切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泊船舊處上訪之
僧亦不在所畫琵琶前已幡花香爐供養矣取水洗之
盡還宿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歸以失琵琶故鄰人

大集方共悲歎書生故問其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爲說所畫及拭却之由自是靈聖亦絕

幻異志終

靈應傳

唐 無名氏撰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祲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胎嚮靈應則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狀如竒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

言身傳
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貴躬勵，已謂爲政之未敷，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士冠盔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卽君之闈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

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卧所。寶將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趨進而言曰：貴主以君之高義，可申誠信之託，故將寃抑之懷，訴諸明公。明公恐不救其急，難乎寶遂命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榻而坐，祥烟四合，紫氣充庭。歛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歛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

寒床甘心沒齒瑩養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倘鑒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所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口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職寶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巖沉寃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竒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王第七女以求異

寶等聞家仇夙毗羅自鄞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詩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肆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于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共戴天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弊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等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卽王之第九女也筭

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
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期年果
貽天譴覆宗絕祀削跡除名惟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
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
欲自剔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上之別邑音問
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
得志近年爲朝邨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
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始將不可朝邨遂通好於家君
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土畿之西將貨於我
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乃令朝邨縱兵相逼
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
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
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
縱沒於泉下無面見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栢舟在彼
中河髡彼兩髦寔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
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
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興貞信之教徽強暴之男不能

一室所傳
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貽範古今。貞信之教，故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具志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口邊微事，繁烟塵在望，朝廷以西郵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卽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

不暇嬰城，迫於走兇，寶玉遷徙，宗社凌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師於羸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禍敗，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芊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

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虀粉。涇城千里。坐變汚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其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

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欸終以多事爲詞。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率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踈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徑行於帷幌之間。有如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耐對。遂癘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

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約幸再思之俄而紗窓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吏命按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堯行營都虞侯牒送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迴成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廟之間天明亦寤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

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欸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勉也某危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愴然頓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成於做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侯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畧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來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邀擊于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

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
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前事遂差制
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三日晚衙於後毬塲瀝
酒焚香牒請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
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嘆息使人馳視
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敗壞其家甚
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
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聲割如
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

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
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
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
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矜邦仇使下臣持茲禮
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
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于階下
鞍馬器甲錦綵服翫橐韃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
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偉裝飾鮮
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

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以爲得志，指顧間，望見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恍惚不知所自，俄於郊外，脩帳樂設，享讌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吏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褰韉，賓主之間，隆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謁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階，余乃再拜，昇自西階，見紅

粧翠肩，蟠龍髻，鳳而侍立者數十餘輩，彈絃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階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羞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預坐，舉進樂，酒至，貴主歛袂舉觴，將欲興詞，敘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塞，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烟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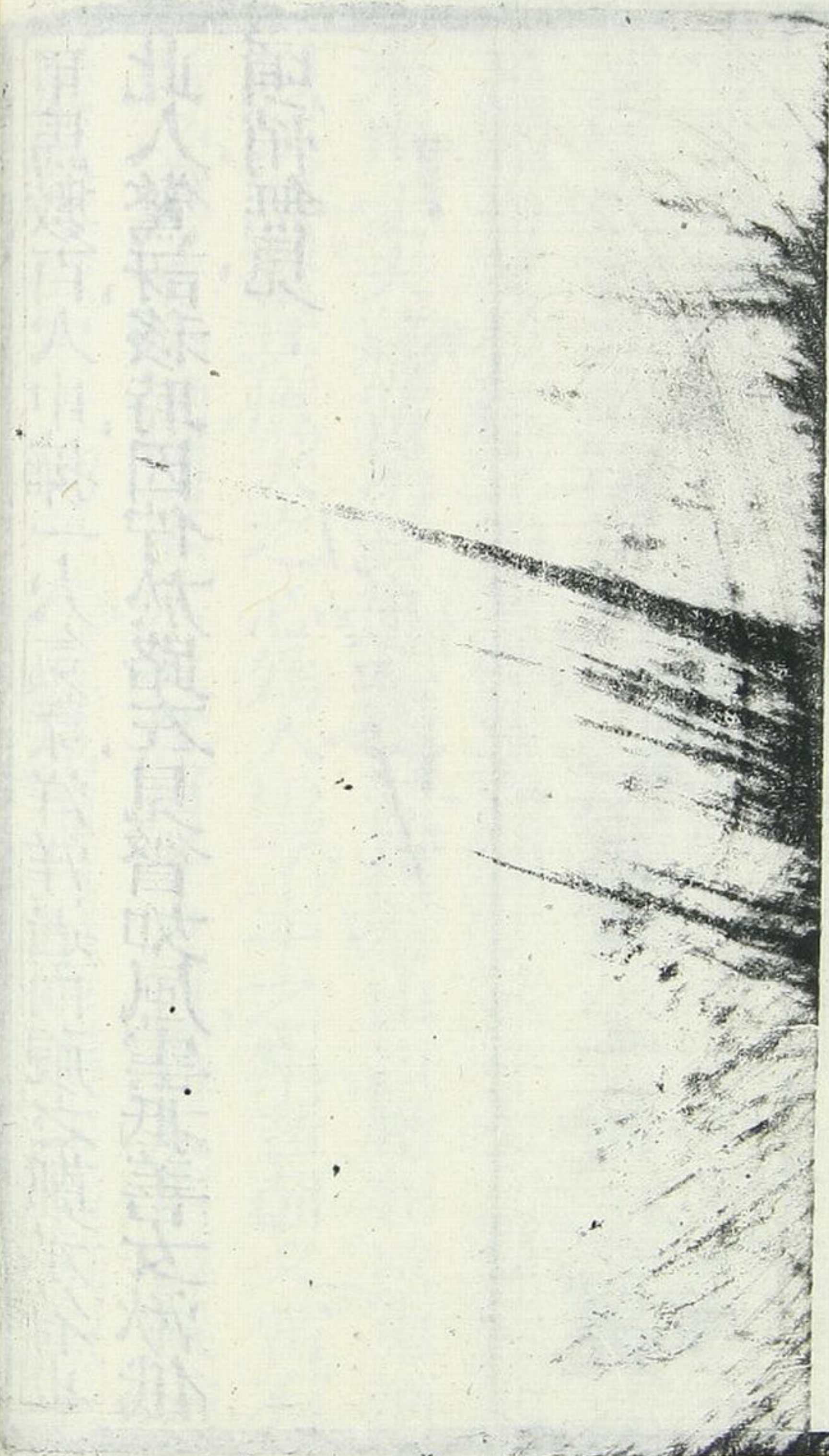
別狼狽而散及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
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其孤惸繼發師徒拯其患
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畧是思今不棄弊陋所以命將軍
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逮遂別賜
戰馬二疋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
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
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
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
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

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
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則烟塵四合行陣
整肅余先使輕兵擲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戰且
行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
噪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
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
餘人余選健馬三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
染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
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

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
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之
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
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卽父之命
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
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
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尋備禮拜平難大將
軍食朔方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
邸第旌旛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

不過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風姿艷態愈覺動
人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捧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
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
首灰心未得其死隣童殞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
恩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矣永
言期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
余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
給假一月宴罷出明日拜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
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

聚泣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欲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寤承符自此不事家庭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時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鈐入用效節戎行雖奇功茂聞而薄效粗立洎遭讒累謫于茲平生志氣鬱而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挾泰山以壓卵決東河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赤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驟洋洋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譬如風雲抵善女湫俄頃稍無覓



才鬼記

唐一鄭普纂

盧克

盧克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克年二十先冬
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麀中之麀倒而復起克逐之不覺
遠去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
麀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襖新衣曰府君以
繫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
得書為郎君索少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

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歔歔無復辭免便敕內廬郎
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襍
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卽共拜
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
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出崔氏
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
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投一撲衣與
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一
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

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旣
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
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梳并贈詩曰煌煌靈
芝質光麗何綺綺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
秀中夏懼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亡施不悟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梳及詩
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梳與有識者有一婢識此
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梳大
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覓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

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梳著棺中可說得梳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齋還白母母卽令詣克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以充貌兒梳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卽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生植字幹有名天下

王敬伯

晉王敬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琴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休假還鄉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

有一美女子從三少女披幃而入施錦被於東床設雜果酌酒相獻酬合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差澁低回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揚女迫之乃解裙中出金帶長二尺許以挂箜篌彈絃作歌女脫頭上金釵如琴和之歌曰月旣明西軒琴復清良宵美醴且同醉朱絃發響新愁生歌宛轉宛轉婉以哀願爲星有漢光景其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其成行低紅掩翠齊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女留錦四端卧具綉枕囊并珮各一

雙爲贈敬伯以象牙火籠天今爪答之來日聞吳令
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及女郎卧具綉囊珮等檢
括諸同行至敬伯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
儀狀從者容質并所答贈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
籠箱內篋中得玉琴爪今乃以堦禮敬伯厚加贈遺而
別敬伯問其部下之人云女郎年十六名妙容字稚華
去冬遇疾而逝未死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名桃
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並有姿
容昨從者是此婢也敬伯因號其琴曰感靈

長孫紹祖

長孫紹祖常行陳蔡間日暮路側有一人家呼宿房內
聞彈箜篌聲竊於窓中窺之見一少女容態閒婉明燭
獨處紹祖微調之女撫弦不輟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
今宵良會稀欲持留客被一願拂君衣紹祖悅懌直前
撫觀女亦欣然曰何處公子橫來相干因與會合又謂
紹祖曰昨夜好夢今果有徵屏風衾枕率皆華整左右
有婢仍命饌頗有珍羞而悉無味又飲白醪酒女曰猝
值上客不暇更營佳味纔飲數盃女復歌歌曰星漢縱

復斜風霜悽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因前權紹
祖呼婢撤懌共寢仍以小婢配其蒼頭將曙女揮淚與
別贈以金縷小合子曰無復後期時可相念紹祖乘馬
出門百餘步顧視乃一小墳也愴然而去其所贈合子
塵埃積中非生人所用物也

劉諷

文明年竟陵縣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忽有四
女郎西軒至儀質溫麗緩歌閑步徐徐玉中軒迴命青
衣曰紫綬取西堂花茵來兼屈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
南鄰翹翹小娘子并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
得遊樂彈琴詠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
明月下不足迴避也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絕
國紫綬鋪花茵於庭中揖讓班班坐中設犀角酒樽象
牙杓綠巖花單白瑠璃盞醪醴馨香遠聞空際女郎談
謔歌詠音詞清婉一女郎爲明府一女郎爲錄事明府
女郎舉觴澆酒曰惟願三姨婆壽等祁果山六姨姨與
三姨婆壽等劉姨夫得太山府紉成判官翹翹小娘子
嫁得朱餘國太子溢奴便作朱餘國宰相某三四女伴

總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
七郎子則平生素望足矣一時皆笑曰湏與蔡家娘子
賞口翹翹時爲錄事獨下一筆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
才貌温茂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空稱糺成判官怕六
姨姨不歡請喫一盞蔡家娘子卽持杯曰誠知被罰直
緣姨夫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黃紙文書不得誤大神百
公事飲亦何傷於是衆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傳口
令仍抽一翠簪急說須傳翠簪過令不通卽罰令曰鸞
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紫綬下坐使說

今紫綬素吃訥令至但稱鸞鸞鸞女郎皆笑曰昔賀
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故造此令
三更後皆彈琴擊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風良宵會
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
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
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又歌曰玉戶金缸願陪君王邯
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絃編續紛翠眉
紅粧王歡顧盼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歌竟已
是四更卽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曰婆

提王命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却傳語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筵諷因大聲嚏咳視庭中無復一物明日拾得翠釵數隻將出示人不知是何物也

獨孤穆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粗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旣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爲辭勿嫌疎陋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訊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卽當自出申達湏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

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
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
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
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敘故舊且穆平生未
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之識幸盡言也縣主曰欲
自陳敘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
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楊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
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
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

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故欲相託乃平生之
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
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
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尚在左
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
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
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
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
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官殿刀槍倚簷

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污。黃。屋。邦。家。遂。因。傾。
快。風。表。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
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
風。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秉。恒。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
惠。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
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
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
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
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

向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
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
之曰皇天昔降禍稽室如綴旒忠難在雙闕于戈連九
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頽波不可收
望夷既結異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
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笄不可求羅襦
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齒英英將
畢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宸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
黍盡日悲宗周玉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

願以死節酬幽顯，倘不昧終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回。悲不自勝者久之。逡巡，青衣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克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卽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云：「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者肅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于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卽位，封清河縣。」

主上幸江都宮徒封臨淄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官
內來日夜已深矣獨孤郎宜蚤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閣
俟曉拜賀于是羣婢戲謔皆若人聞之儀旣入卧內但
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爲塵
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于是復召來氏飲燕如初
因問穆曰聞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
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旣改葬妾獨
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
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

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
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卽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
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
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
穆家事也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頽瑩未遷自我
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濶忽此相
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携手同歸因下淚沾
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
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

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遊
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爲
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
與辭訣既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穆
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
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
既至惡王墓下爲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
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無不明曉穆乃深歎
訝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
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
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喜閭
外其後獨宿於村野縣主復至謂穆曰遷葬之德萬古
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
永得安宅道塗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爲我腐穢恐致
嫌惡耳穆覩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謝曰此
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
乃去穆旣爲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
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

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
其父暴亡遂合葬於楊氏

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向有詩名知於人間
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如也不事家產多友豪
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栖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
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閒玩見乞食
老嫗因蹶而破他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
緡煒憐之爲脫衣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乃

告煒曰謝子脫其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
奉子每贅疣炙一灶當卽愈不獨愈疾且兼獲美艷_五煒
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一老僧
贅生於耳煒出艾試炙之應手而落其僧感之謂煒曰
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佑耳此山下有
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
請爲書達焉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
艾一熟面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
有錢千萬奉子幸且從容無草草而去因被畱款煒素

善絲竹能造其妙聞主人堂中琴聲乃詰家童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琴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毒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期已逼矣我人不獲任翁與其子私計之曰門下客既無血屬可以爲饗嘗聞大恩尚不報况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饌俟夜半擬殺燁已潛扃燁所處之室而燁不之悟是女密知之潛持刀於窓隙間告燁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以此破窓遁去不然少頃死矣此刀亦望將去無相累也燁聞恐悸流汗以刀斷窓櫺携艾躍出拔鍵而走

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人持刀秉炬逐之六七里幾及之燁因迷道失足墜於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反燁雖墜井爲稿葉所藉幸而不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得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光照穴中前有石曰巖上有物滴下曰中如飴蜜蛇就飲之燁察蛇有異乃詣蛇稽顙謂之曰龍王某不幸墮於此願王憫之而不爲害因飲其餘遂不飢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燁感蛇見憫欲爲灸之而無燭不遂須臾忽有飄火入穴燁乃燃艾啓蛇而

炙則疣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已妨碍及去頗以爲適
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
陽莫測神變甘心行藏在已必能有道拯拔沉淪倘賜
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遂歸心不願
懷寶蛇遂吞珠蜿蜒將有所適煒卽再拜跨蛇而出去
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
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天咸有冠帶長後觸一石門
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蛇抵此不進而卸下煒煒將
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濶可百餘步穴之四

壁皆鐫爲房室當中有錦綉數間垂金泥紫幃更飾以
珠玉炫晃如明星之綴帳前有金鑪鑪上有螭龍鸞鳳
龜蛇燕雀皆開口噴出香烟芳芬鬱鬱旁有小池砌以
金壁貯以水銀鳥鷺之類皆琢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
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磬祝敵不可勝記煒細
視手澤尚新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
四壁戶榻皆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
郎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
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立官邪煒乃捨琴再拜女變

酬拜煒曰既是皇帝之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
遂命煒就榻鼓琴煒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
何以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卽中郎邕之字
也被虜沒於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
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恬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
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詞旨頗切女曰崔子旣來皆是
宿分何必匆遽幸且駐淹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
往謂崔子曰皇帝已配田夫人而奉箕帚然便可相學
崔子莫測所出未敢應荷已命侍女召田夫人田夫人
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君再命不至女
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待之亦
宿業耳夫人卽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
諱橫昔漢初國亡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座中
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觀人間大漢耳四女曰羊
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冉冉自空而下須臾至座間
皆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
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
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使者唱喏謂煒曰

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章字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
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
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
而捧之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見遺
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賞珠之
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敢遂請皇
帝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于歲荒臺
隰路隅一章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
與明珠煒曰皇帝元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爾女又
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者
輦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
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不知鮑姑是何人
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復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
望其星漢時及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
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第舍稅居至日往主人
舍詢之已三年矣主人謂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
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徐紳果
已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店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

見遂匍匐禮拜曰郎君的人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也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遂具十萬緡而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億千載矣我國有龍元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船之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鑑一室胡人遽泛船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忽有事於城隍廟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之題以方具酒醑而奠之兼重粉繪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卽廣州城隍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千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賸越王繼和詩踪跡頗異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有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屈于蒲澗寺之僧室夜半果四女伴曰夫人至容儀艷逸言音澹雅四女與

崔生會飲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因詰夫人曰旣是齊王女何以遠配於南越夫人曰某國被家亡遭越王所虜以爲嬪御王薨因以爲殉乃今不知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不覺潛然煒問曰彼四女何人也曰其二東甌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也俱爲殉耳又門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天道於南海耳煒歎曰乃昔乙丙之老嫗焉又曰西人呼此爲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耳煒因在穴飲龍之餘肌膚少嫩筋竹輕捷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擊室往羅浮訪其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孟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游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游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

得遽至于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落拓不拘檢惟
愛高歌大醉適聞吟詠不覺喜動于心所以踰垣而至
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
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
葉又繼人問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懽也孟
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
惟惋歎芳菲固是傷嗟契濶所以自吟拙句略導幽懷
耳不虞君之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辱
少年曰我向聞雅咏今覩麗容苟蒙見納雖死尚不暇

惜况責言何害乎孟氏命媵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
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卽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自
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
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已舍少年貌旣妖艷又
善元素綢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
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
間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李章武

李章武字子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

好學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容貌閒美卽之溫然安
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
咨訪辯論皆洞達元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
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于
市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湏州外與親故知聞遂
僦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
焉居月餘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旣而兩
心克諧相好彌切無何章武以事告歸長安殷勤敘別
章武畱交頸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

別後尋難見翻傷未別時子婦答以白王指環曰王指
環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僕楊
杲子婦齎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旣別積八九年章
武游宦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
宗令下邳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廻車
涉渭水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門則
間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之民或廢
業卽農居暫郊野或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且
將別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

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卽云
某姓楊第六爲東鄰妻復訪卽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
曩曾有僕姓楊名杲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
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
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
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
侍枕席寔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
不食終夜不寢我家人固不可託脫有至者願以物色
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記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

杲卽是不下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
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
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千古睽離之歎仍乞留止
此舍異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乃求鄰婦爲開門命從
者治食物方將具榻席忽有一婦人持帚出房掃地鄰
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
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卽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
相聞章武云某所來者誠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
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帚人欣然而去遂巡

映門卽不復見乃且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三更許篝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卽可辨其容色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攜手欵若平生之歡自云在真錄中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湏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卽懇託謝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

人告可還子婦泣下床與章武連層出門仰望天漢嗚咽悲死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似彈丸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子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崙元圃中彼亦不易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眾寶瑤上愛而訪之夫人遂解以相授元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卽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贈當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吟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卽更迴泡終天從此別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

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
持泣良久子婦復爲詩曰昔辭懷復會今別便終天新
悲與舊恨千古閉重泉章武答曰後期杳亡約前恨已
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欵曲敘別訖遂却赴西
北隅行數步猶廻顧拭淚云李郎珍重無念此泉下人
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卽不復見但空空官
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自下邳歸長安復歸安
定後復之下邳與張元宗及羣官攜酒宴飲酒酣章武
懷感因卽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悵望古城

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羣官別
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問
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宣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
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珍章
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昉話昉亦感其誠
而賦詩曰石沉遼海濶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
滿夕陽章武旣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韎
鞞寶工亦不知不敢雕刻伐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
辨乃因其形刻作榭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

至市東街偶見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乞一見乃引於靜處開懷示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之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復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

寶玉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時賓館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草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室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寶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寶處士者一驢一

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賓館喧故寓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旣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幃喧然笑語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幃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寶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衝突人家寶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故辭啜茗而出旣下階聞閉戶之聲曰

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語哉竇辯
以非已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
及明往覘之盡復其舊竇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
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書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
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卽告郡竇曰此固秘事言亦
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于孝義縣陰晦
失道夜投人庄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庄也令人
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
竇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知其爲

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官位慰問殷勤情
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
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
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卽見有頃一青衣曰
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
窮海陸旣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
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
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
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

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無其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玉憇于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廳西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達庄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卽去。玉曰。

人神旣殊。安得配屬。已爲夫妻。復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匹。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卽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晝別宵會耳。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于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匹。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匹。因各贈三十匹。求其秘

言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于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閒頻炷而香頗疎凡俗步遊閑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者

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丞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爲重鎮苦待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思深竊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歿頗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欸昵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于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扣壁是日女

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洩于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真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折鶯離芳草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酒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于襦帶解盛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目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鑲花如意醉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王原初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魄常游於此人多見之則知女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韋氏子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于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嘗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妓隨筆改正文

理曉然是以頗爲所惑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之甚爲
羸瘠棄事而寢意其夢見一目家童有言嵩山任處士
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而求之任命擇日齋戒除一室舒
幃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笥盡施僧矣
惟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絕人屏事且以暱近
悲泣爲戒燃蠟炬于香前曰睹燭燃寸卽復去矣韋潔
衣歛息一如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嘯
持裙向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嘆之聲俄頃映幃微
出斜睨而立幽芳怨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庸

恐迫以致倏迴生忍淚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頷首
而已逾刻燭燼欲逼之歛然而滅生乃捧幃長慟旣絕
而蘇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救漚沫槿
艷不必寘懷韋欲謝之不顧而別韋常賦詩曰惆悵金
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畱得渾似初
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備錄韋自此鬱鬱不懌逾年而
沒

酒徒鮑生

酒徒鮑生家富蓄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

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憇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
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携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
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
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
遂坐鮑生之右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由
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
止靈武而迴部落駟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脰鳧鷹服
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
閱馬數疋於軒檻前向所誇誕寔未盡其八九韋戲鮑

曰能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
盛粧頃之而至乃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
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
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
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
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
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
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
盤狼藉不暇收拾時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指

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沉吟久之。曰。今珠露既清。桂月如畫。吟咏時發。盃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曰。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舍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傾城。香暖深閨。永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旣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長鬚白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昔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於鬣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廢興。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恩。旣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詠。訖芭蕉。盡葦生發。篋取紅箋。跪獻于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言訖。二公行十餘步而失。忽不知其所在。

錢起

錢起寓宿驛舍聞窓外有人吟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
峯青數遍起怪之後十年就試座主李暉試湘靈鼓瑟
句意久不屬遂以此二句結之乃中魁選詩云善鼓雲
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愴金
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而
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才鬼記終

